



福建僑報



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

發往 120 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並在美國、菲律賓、印尼、澳大利亞、南非、匈牙利、英國、阿根廷、波蘭、西班牙、阿聯酋、及台灣地區落地印刷發行

2023年4月1日 星期六 印尼版 第953期



吳信，1969 出生于仙游，幼承家學，16 歲從師閩派著名畫家周秀廷先生，得閩派之精髓，研學博取歷代名家之衆長，求知古今之堂奧；獨具自家風格，典雅清逸，蒼拙高古；精于書畫金石鑒定，富有收藏，擅長道釋人物、高士、山水、花鳥畫。

八閩文化藝術 海外推介

吳信的畫



站在吳信的中國畫作品面前，一切都漸漸明朗。我確乎不能無動于衷。一個莊子用過的詞——目擊道存，已經足夠表達我的感覺。

但我似乎還在追索那里面隱藏着的筆墨的全部姿態。這些姿態被囚禁在畫作的肌理中，它們的終極命題是什麼呢？

每一位畫家都是獨立的個體，相同的筆墨與相異的觀念，就會產生畫家們各各不同的活躍以及表述的欲望。吳信如何？他的筆墨可能不止于“文人畫”——寧靜與奔放，內斂與張揚，收納與勃發，這些使得他筆下騰挪的，無論拔地而起，還是奔竄騰躍，無論娉姿起舞，還是迎風長嘯，都在驗證着自然和日常的精髓。在他眼里，所有的山水、花鳥、人物的姿態均已潛藏于日常之中，他的任務除了繪就，又不止于繪就——這可能就是畫家的意圖。

儘管如此，也不要試圖從吳信的畫作里尋找到太多的象徵、隱喻或者寓言，我目光所及的那些作品，具象的此岸很快就可以泅渡到意義的彼岸——因為它們簡約而明瞭，一切源于師法自然，但一切又不止于師法自然，它們的主體沒有被完全擱置起來。那麼這個主體是什麼呢？

吳信說他是“亦道亦儒亦佛”的。他 16 歲拜國畫大師李耕的高足周秀廷為師，在莆田縣巷藝居了二十多年，潛心習畫。對於他的運墨、用水、皴染、點擦等技巧，本來就是一個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的問題，不需要過多地用繁復的理論或疊床架屋的概念去辯難，因為那樣必定會誘惑藝術家遠離自然。畫家就是畫家，他的所有技巧都在他的生命力之中，無論崇儒、禮佛還是

信道，都可以將他想象為一個象徵性姿態，而不必在乎他怎麼畫、畫出什麼。在他筆下，裊裊輕烟、樹叢、雲團、水流、人影，甚至一枚在風中盤旋落下的葉子，都是他的意義區域。

數月前，我在莆田跟吳信有一次交集，並參觀了他的工作室。交談之中，才知道他的老家離我老家僅一箭之遙。他那副酷似弘一法師的模樣，讓我看到一種返璞歸真的意義。他一定是虔誠的——至少，我們沒有必要去想象，他遵循的那些“道”是神秘而高超的，因為這里沒有什麼運行在遙遠天際的東西。等待畫家頂禮膜拜的，依然是那些不同尋常的日常。

自然始終停留在畫家手邊——這個觀念一直被作為評判一位畫家的積極因素。然而，我積極地談論吳信的原因，卻在于他的作品顛覆了藝術家對於自然一如既往的想象方式。

一位成熟的畫家，都有屬於他自己穩定的表意語言；胸中貯藏了千山萬水，才能在紙上呼風喚雨。吳信無疑是一位積極的孜孜以求的畫家，他在實現自己的主題以及風格的語言符號過程中，已經將穩定的表意語言化為主體的意識，並合理地組織于他筆下的意義區域。在他那里，山峰是俊俏的，石頭是柔軟的，水流是緩慢的，花草是隨風的，老樹是傷感的，枯枝是懷念的，人物是佛性的……這些無不浸透着他埋藏在世俗日常經驗背後的淵藪，我甚至由此想到八大山人的殘山剩水。

所以，我對於吳信畫作的理解，沒有清除他的主體的一切痕迹，我所期待的，還是那個被主體意識覆蓋了的“現實主義”風格。“自然的再現”或是“如何再現自然”——一直是讓畫家深感糾結的難題。在吳信筆下，我能看到的，是那種“山隱藏在山

里”“水消失在水中”的景象；或許，還可以用“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”去提撕他的作品。但我以為，藝術家對於“道”所表現出來的特殊的迷戀，至少有助於熄滅種種形而上學的衝動。這樣，他就獲得了一種自由自如的創作心態。

吳信的山水大都筆墨雄渾，而那些寫意小品則趨于節制。無論大制，還是小品，他都把握住一個準繩：順道而為。“塵不染塵，水不洗水”，他沒有勒緊主體想象的繩索，從而使得那些匍匐在大自然面前的生命的樣式，在再度返回自然的途中依然被想象力還原——樹還是樹，但卻是另一棵樹了。這里面沒有赤裸的哲學花邊，而祇有被“順道而為”的主體想象呼喚出來的一片天機縱橫。

我曾經和莆田籍詩人蕭然討論過吳信的作品。吳信的筆墨不止于“文人畫”，“亦道亦儒亦佛”的觀念使得他撬開了主體意識的大門，從而而有了一種不同尋常的表意風格。必須承認，我們今天對於自然的感受較之古人遜色許多，其原因之一就是缺乏那種“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”的主體性介入，陶淵明的所思即是他的所見，感覺即是理性。所以我覺得，無論是“率性而行”，還是“適情而止”，吳信都沒有放棄他的主體意識。真正的“順道而為”的觀念，不是被動的行為，而是如同里爾克所說的：“接住自己拋出的東西祇是工匠之技，真正的藝術家必須接住命運女神拋出的東西。”那麼，吳信接住了嗎？

“才想無一物，塵埃即已現。”吳信就是吳信，他沒有冒失登場，而是以他的姿勢，接住了他該接住的東西，繼續他的長途跋涉。
(楊健民)

